

# 文章温度与清洁叙事

——读李银昭散文集《一册清凉》

□ 凸凸

1

一口气读完散文集《一册清凉》(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7 月),想说的是,她的一切优良与美好都是一群鱼给带来的——是那个清晨,十几岁的主人,双手将小鱼从河滩水洼中捧起,小心而快速放归旌湖的那一群生灵带来的。是那些鱼,咕噜着嘴,划动着鳍,用整条绵远河,整条沱江,整条长江和全部大海带来的,活蹦乱跳的汉字的密码。它们不仅从水中来,也从与水连着筋,牵着骨的大地来,也从与海循环往复的天空来。

带来的这些优良与美好,不仅是这群鱼儿得救之后至今至未来的,也是这群鱼儿得救之前的;不仅属于一册散文,也属于这册散文的作者。这就打破了我写读后感的惯例——只及文,不涉及或尽量少涉及作者。鱼儿,神一般地带来了文,带来了人。这个人叫李银昭,《一册清凉》的作者。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2

跟李银昭认识快二十年了,算是老友。大概是前年吧,我的一篇小说《花儿与手枪》,获奖金九万元,包括银昭在内的几个文友就撺掇我请客。时在岁末,我想,那就办一桌,既请客,又团年,一举两得,挺好。我立即给龙泉驿区十来位文友发了个短信,顺便也邀请了银昭。邀请银昭是诚心诚意的。之所以言顺便,是估计他来不了。作为一家报社的老总,事务繁杂可想而知,这年头谁愿意为吃一顿饭穿过五六十里车海,从成都市区到龙泉驿区来?他的撺掇,估计是搞票,哪能当真?但来不来是他的事,邀不邀则是我的事,这就是为人的道义。他来了,真的准时来了,就像一位军人与钟表的约会——事实上银昭也的确当过兵。当天,我拎了三四斤珍藏了多年的散装茅台镇酒,让服务员给银昭斟了一小杯。在我的记忆中,银昭是一个不抽烟,不打麻将,不善饮酒,喜好运动和读书的人。没想到,当天银昭喝起酒来,一杯不落,豪气不输左右!

跟银昭一见如故,缘于当年他看了我一篇小散文《大明农庄赏月记》,向我们共同的好友——小说家刘晓双表达了对该文的欣赏之意。干吗字活儿的人,听闻有人在背后肯定自己的作品,自是高兴。而当面的夸饰,基本当不得真。至此,我一厢情愿暗暗将他引为知己。时断时续交往了很多年,但纯属君子之交:一壶清茶,一碟瓜子,聊聊文学,侃侃三观。偶尔也在一起吃饭,简餐,不是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那种。银昭虽肌肤偏黑,却有白面书生、谦谦君子的气质。他知书达礼,清雅脱俗,人群中一站,自然给人玉树临风的感觉。

我知道的银昭,他最初是写小说的,出手不低,小说《老友》获金芙蓉文学奖,后来又写起了散文;他自带几分文艺气质,穿着却是中规中矩,干净整洁,光光生色,不染一尘;他声音亮堂,笑声朗朗,言辞清晰,逻辑性强;他有主见,行动果敢,来自盐亭农村,一直在成都做事、奋斗、立足、上进;他热情阳光,善良仁义,宽容靠谱,乐于助人;他跑步,健身,不吸烟,没有不良习惯,更无怪癖;他喜欢承志、傅雷、李叔同、张爱玲、爱默生、肖洛霍夫、泰戈尔、丘吉尔……我知道这一切,就是不知道他还喝酒。

因为他的“这一切”,在我的逻辑方程推算中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永远清醒的人,从头至尾,从尾至头都是明白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沾酒呢?!看来,对老友银昭,我还是有不知的那一部分,正像读《一册清凉》,读到了那么多的新信息。

这就对了。对他的印象,他的“这一切”,加上我不知的那一部分,正好与我读《一册清凉》的感受对位。就是说,人与文,文与人,一致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说得好,只有喝酒的圣贤才出得来名。银昭虽不是圣贤,在蜀地也算个人物了,甚至京城、外省都有了他的名声。这样的主,不会喝酒,才怪。

因为对其人的了解和不了解,因为人与文的互访与逆证,我认定《一册清凉》是一册非虚构性散文。我个人是反对散文虚构的,不只反对,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我们读散文的时候,常常为里面的一则故事、一个细节,眼含热泪,满怀感动。因为打动我们的是散文的真,而非写作的才华与技巧的炫耀。不虚构,是散文作者的起笔底线和基本道德。

“如果一个人到了做什么,就成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已经不是在做事了,他是在做人。”(李银昭《素描大力》)对于李银昭来说,文与人如影随形,不分彼此,似乎这句话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到了写什么,就成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已经不是在做文了,他是在做人。”

3

李银昭的文章是有温度的。这话可能表述不准确,因为你会揶揄一笑,这叫什么话,难道这世上存在没有温度的文章吗?你说得没错,温度或高或低,总是有的,在的;即便是零度、零下,也是温度。但,需要明白的是,一些文章的温度是健康的、无毒的,给人以阳光与希望的;一些文章的温度是阴郁的、丑恶的,带病菌的,让人仇恨和绝望的;还有一些文章处于二者之间,含混,多维,各美其美。银昭自然归属前者。所以,如果准确一点表述,应该是这样:李银昭的文章是有宜人温度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我的寸心告诉我,温度是银昭文章中的大事,这件大事,被它的主人不动声色地藏匿在文章的细节中。这是我读《一册清凉》的一个鲜明感受。

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论浪漫主义》中指出:“才能平庸之辈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自己的题材找到惊人的、独特的、雄伟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是伟大智慧的表现。”写傅雷,怎么写,一万个人写过了?一直在文字中开疆拓土的银昭不干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事。相对傅雷的大,其夫人朱梅馥是小的,而正是朱梅馥的小,感动了他,让他的笔选择了小。在《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中,“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渐清晰起来,总让我觉得眼前这栋日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我们再来看看《弹就是地上的那个包》,温度是怎样从细节中生发出来、直抵我们心灵的:“空隙的上面是充电的插线板,就是我悬空的手机垂直下来的位置,也就是说,我担心手机一旦掉下来摔烂,就是掉在那块空隙地上被摔烂,而现在那块空隙地上放着那女士的包。”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数不胜数,大有一步一景的流布与生态。无论是《那些带着鲜花和微笑的人》中,对那位在锦江大桥上卖花的老人蹲在大雨中等作者取花的描写,还是《遍地冬瓜的下午》中,一次又一次数冬

瓜数目的言说,再或是《做萤火虫也是一种理想》中,对大巴山农民邓开选小院那群像星空中的秘密突然飞至的萤火虫的叙述,以及《彼岸有花》中,对残疾人杨嘉利艰难写字的刻画……细节,均充当了温度的调控板,和一招制胜的撒手锏的角色。

着眼小处,盯住细节,见常人所未见,写常人所未写,让银昭的散文显现出别有洞天的景象与格局:下笔是针尖向深井掘进,收笔是矿藏汽化升华出井,布满天空。如此这般的作为,其温度便有了井的坚硬,孔的深度,云彩的柔曼和广度。

其实,关于温度,银昭已告诉读者,她是大事。否则,他怎么会将这部集子命名为《一册清凉》呢?清凉,就是一种温度,一种让人神清气爽、给精气神以大力量的温度。李银昭总是那么精神,充满古老岷江水的活力,因为他身体的九宫格即便被酷热热成为气体的环境,也循环着一册清凉。

4

《一册清凉》是作者对精神的清洁叙事,或者直接就是清洁自己在叙事。清凉一词在书中出现多次,不知不觉透露出了作者的个人喜好。

李银昭的散文,几乎篇篇都有故事,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他的活路,就是调动、组合几千个汉字,将这些故事叙说得清清白白、一眼透底而又余味无穷。正如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中指出,“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又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不知为什么,当我决定撰写这篇小文后,一册《清洁的精神》就一直摆在了我的书桌。《一册清凉》在电脑上,《清洁的精神》在电脑外,她们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汇聚在我大脑,沟通、交谈、照应,心有灵犀一点通。

干净、清洁是我对银昭表里身心的直观印象,也是我对他文章风格的印象。双重的印象,对我施加了不自觉的可以引出行动的暗力。《一册清凉》中,最能集中体现古代洁的精神的,是傅雷夫妇、李叔同和作者母亲等关于生命、关于生死的文章。如《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甚至,还没忘记在楼板上放上棉絮和床单,以免自缢后,他们脚踩的凳子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了楼下的其他人。”这是作者来到傅雷夫妇当年双双自缢的房间,对时光逝去场景的还原、对细节的状写。如此的洁,可谓惊世骇俗,感天动地,难怪作者将他们洁的行为,指认为继梁祝、白蛇传、天仙配、孟姜女之后的中国第五大爱情悲剧故事与传说。

到了下午四点,李叔同端正地坐到桌前,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交给了侍侣妙莲法师。

晚上约七点,他卧躺着念佛,众弟子在床边助念,当弟子念到“普利一切诸众识”的时候,大师的眼角沁出了泪光。

夜里八点,妙莲法师来到床前,李叔同安静地眯着眼,他睡着了,弘一法师的眼就再也没有睁开。

秋叶,静静地晚风里飘落,像是在与法师静静惜别。弘一法师安详、优雅地圆寂,是世间生命面对死亡的一种非凡之美,一种超然之美。

这是经历了繁华,皈依了佛门的李叔同的最后时光。在李银昭《别如秋叶之静美》中的存态,“洁”得像惊天动地却又阒然无声的大雪。

因为内心干净,银昭总能发现世间的清洁之美,万物的清洁之美。在《一个南瓜的故事》中,是宽恕和同情之美;在《兰香菊韵润素心》中,是春兰秋菊之美;在《菜花都到哪里去了》中,是童心之美;在《眠眸的本真与澄澈》中,是清澈之美;在《每一步都在播种》中,是安静之美;在《以你的姿态站立就是风景》中,是站立之美和死亡之美……

蕴含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一册清凉》,看似大多写的别人,以及人对待生灵万物的态度,实则是写作者自己。只有干净的人、至清的人、磊落的人,才敢于扒掉遮盖布,坦坦荡荡,将内心掏出来示人,才能像鲁迅说的那样,“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银昭不会常戚戚,不会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他的散文,向度明确,逻辑清晰,是非鲜明,刚好是对那些内心不干净、猥琐的伪文人的反动。有人说喝酒,一辈子没醉过一回的人,是不可、也是不敢交往的,更不可托付终身,他们太爱自己,太惜自己的身体,有太多的心思、心事必须冷静理性地捂在心里,不能一不小心被冲动和酒精开了锁,暴露在阳光下。现在,你们,也包括我自己,该明白银昭为什么是一个能喝酒,喝酒豪爽的人了吧。

其实,除了温度本身,色彩、形态、气息、声音、道德也是温度——尤其是清洁,这更是一种温度。在李银昭这里,最美丽的温度是清凉。

5

除了文本与人本的互文性,文章温度和清洁叙事,李银昭的散文还在字里行间蒸腾出了唯美的特质,以及余秋雨式的登高一呼、总揽全局般的慨叹与抒情特质,囿于篇幅,对此,不再展开。

知道了上述信息,我们还应该知道上述一切之原生与来处。

我以为,作者的母亲,是作者人本与文本的源头与根脉。给出这个判断,不是臆测,而是作者满含深情明明白白的告知。在《看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中,“但母亲,却把先人们说的话里的精髓,无声地融进了她的血液里,融进了她的生命里,再通过她无言的行走和端庄,传教到了她身后的儿孙们。”在《别如秋叶之静美》中,提到母亲时,“有一个人不忌讳说死,也是因为她给了我死去的勇气,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她,才有了我要循李叔同的生命而去,探看‘如秋叶之静美’的李叔同之死。”此外,在《一个南瓜的故事》等文章中,也多有他对母亲言行的记叙、倾慕与礼赞。

银昭的母亲是信佛礼禅的,难不成回归绵远河的那一群鱼的祈愿,与母亲的祷告达成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平衡,乃至最清凉最清洁的传递与轮回?我认为是的。正如叔本华在《论教育》中指出,“所有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取有关世界的知识。正如我们所说,应特别注意获取知识的正确启蒙方式,这样才会有认识世界的正确开端……有鉴于此,教育便意味着试图寻找严谨的自然求知的途径。”除了母亲的言传身教,李银昭还接受过故乡盐亭山河的教育,那位教民养蚕、缫丝和织衣的嫫祖的教育。

这些教育,无不清凉,无不清洁。

清凉与清洁,她们是近义词,也就是有血脉联系的近亲。

## 永不熄灭的月光

《檐上的月亮》创作谈

□ 阿微木依萝

记忆是一捧沙土,我们活得越久积得越多,后来我们自己都被掩埋沙中,仿佛从未有过鲜丽的、纷扰的、悲伤或充满希望的过往。我们只爱夜空中的月亮,却从未真正仰头看过月亮。我们是青草,高山的崖缝中也曾生长。我们是流水,浑浊的路上也走过。但我们仍然更爱月亮,那种高不见顶的虚无,那种微如游丝的光,像家乡的一只孤独眼睛。

漂泊在外乡的我当时常感觉是一只“流浪狗”,在那些没有乡音的路上暗地里呜呜叫。没人肯听我的方言,只要发声他们就让我说标准的普通话,让我遗忘了本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使用不多的母语。我像个虚构的彝族人的精灵,要跟祖先接近,只可借用古老的咒语般的心。在心中,那片我虚构的彝族人的精灵世界中,我与先祖终于在睡梦中相见。他们主动从梦境里来看我了,似乎早就承认了我这么一个自卑又茫然的子孙。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先祖的坟地,他在高山松林中的圆形土坡上,以老虎的模样从山包里走出来,走向

## 为生命作证

——读华雪的诗

□ 芮虎

前几天收到一部诗集,作者华雪,名为《我的生命,有你作证》。诗集收了诗人 82 首诗,图文并茂,题词是:“选一个陌生人读我的诗 / 我选择了并不认识的你。”很好,读一个陌生人的诗真是一种享受。事实上,只有通过诗歌的字里行间,才能触摸到诗人生命脉搏。

读完诗集,诗人的多姿多彩呈现在读者面前:“那是一只空船 / 我早该知道 / 没有人划桨 / 摆弄的尽是云雾”这是《摆渡》中的一段文字。与笔者的摆渡不一样,我的摆渡是把德国文化传递到中文世界,而华雪这里的摆渡,则是爱情的传递。读完全诗,猜测这应该是诗人对一段情感的诗意总结。通过阅读这首只有 10 行的短诗,可以领略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素养。里面的“空船”,可以与庄子所谈的“空船”联系起来。“夜渡无人”,不是出自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吗?

读完全篇,又可以联想到李清照的词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此诗的意境完全可以改编为一个喜剧,仿佛《等待戈多》,诗人在等待摆渡一段 10 年的感情。空有秋水涨潮,而渡船却无人掌舵。于是,诗人最后激动地叫道:“还不如贸然泅渡!”

在《我在西夏》诗里,也表现出诗人对古典诗词的化用。地名贺兰山,难道不会令读者联想到岳飞的《满江红》吗?“遥想马革裹尸还”,也有龚自珍“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要马革裹尸还”的倒影。“大风起兮”,不是出自刘邦的诗句吗?“黄土堆号称东方金字塔,那里通向远方的黑城和额济纳”,一段西夏王朝被灭唯余陵墓的历史跃然纸上。引经据典,谁不会呢?问题是,诗人在这里化用古人的诗句,却不是掉书袋,而是要给读者创造出一个个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骆驼生动而丰满的形象,“只有它永远反刍着历史,不急不缓”。

如果诗人把自己的诗集定位为“写给自己的诗”。作为陌生人,读者仿佛在偷窥诗人的人生与情感历程。一首首读下去,于是,读者与诗人之间不再陌生。如《爱情成了植物人》中的诗句:“我的爱情沉睡得太久 / 像个植物人 / 今晚我要给他翻个身。”意象奇特,只有对爱情有过难以忘怀之过往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那天日、月、地球排成一线  
马六甲的海上明月硕大惊心”  
——《马六甲》

华雪诗歌呈现瑰丽的自然景观,实际上是在映衬内心起伏的波浪。

“你好吗,我的香格理拉  
来到这里最好的纪念就是忘却”  
——《香格里拉》

这里有哲学的思考,也有对生命和宇宙的体悟。

华雪写了两首关于大树的诗,一首是《一棵大树》,一首是《我和参天大树近在咫尺》。也许,读者会联想到舒婷的《致橡树》。在舒婷的诗中,橡树是伟岸

我。他没有说话但我听到一个声音,是他告诉我,那儿一整片山地都是他的。他就是我的祖先,在他的山包中有许多个小孔,每一个小小的孔眼中永远装着一颗不灭的星星。每天晚上,当他闲来无事就会仰头望向那些裹满星辰的孔眼,这让他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他的眼睛很慈爱,目光始终柔和地望着我。在那双虎眼中,我感到温暖,是我祖辈那早已冷却的目光,在那天晚上以老虎的眼睛重新给予我温暖。当老虎从我身前走过,一再的回头看着我,像告别似的,像某种祝福或寄托,带着牵挂进入一片高山中的松林。我目送他离去,直到梦醒前的那个瞬间我还站在山包上没有挪动半步。醒来之后的我,心里像刚从深深的河水中爬上岸。后来我将那些流星似的人和事记录到我的文字中,形成一篇一篇自己的精灵世界,最后将它们收集到一起,取名为《檐上的月亮》。

《檐上的月亮》没有完全取材于故土,也包括了我在外乡的经历。其中有许多篇散文是写大山的,如《旱地》就是用好几个晚上写成。那时候我住在遥远的广东省,还没有早晨写作的习惯,也无法早晨写作。那里四季都是夏天,那里的晚上极少看见星星,那里只有星星一样的人在夜晚的路灯下走来走去。他们似乎没有睡眠,像个不需要睡眠的城市,越到晚上人们越欢。当白日里空气中的热终于散去,夜里难得的凉风扫在脸上,他们去宵夜,喝酒,唱歌,摇摇晃晃走在马路上。我相信他们是快乐的,这让我时常想起生活在山中的人们,想起过去不算久远但古人似的乡亲,以及已不在人间的那些亲人。我突然想写他们,写下那些没有雨水的年月。我的母亲和其他山中的妇人们,在夜晚没有路灯照明的山道上,点着火把到峡谷沟里取水,拯救眼看着就要蔫了的庄稼。那时的旱季像要饿死我们,让山里的人们不得不起早贪黑,于是便让我写出了许多山里的事情。

人只要走出去,就注定想要走回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写作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故乡,更像是一条孤独的“流浪狗”。狗有七条命,每一条命都诞生于不同的场景,有时在梦中,有时在山中,有时在闹市中,你让这样一种生命归纳故乡是不可能的。写作者在人世间流浪,回“家”是可疑的。他可能幸运地拥有过一片屋檐,也许是他先祖的屋檐,也许是他梦中或记忆中的那片屋檐,但在屋檐的上空一定会飘着永不熄灭的月光。

的,举着“高枝”,然而,橡树的风姿却显得抽象。在华雪的诗里,大树是“历经无数痛苦分蘖长成的华盖骄傲地撑开着 / …… / 最顶端的树冠是什么样子的 / 它只顾拼命向上、向上”大树与新绿,与树上的鸟蛋,与银杏,与菩提融为一体。试问读者,比起舒婷的诗是否更立体丰满?

当然,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荷尔德林的《致橡树》则是另一派大家风范,笔者译为:“从花园我来看望你们,你们山峰之子! / 从花园,那里温婉而恋家的自然, / 被勤劳的人们悉心照顾与护理。 / 而你们,你们辉煌壮丽! 如提坦巨人挺立 / 在平和的世界,你们只属于天空和大地, / 天空将你们哺育培养,而大地将你们诞生。 / 你们中没有谁人曾加入人类的派系, / 你们渴求欢乐与自由, / 以遒劲的根茎, / 一起从地下往上抓攫, / 如鹰抓住猎物, / 用强壮的手臂抓住自己的疆域,指向云天。 / 你们开朗而慷慨地撑起阳光灿烂的树冠。 / 你们每人都是一个世界,正如天空灿烂的星辰, / 你们每人都是一位神灵,相互结为自由的联盟。”如果说舒婷的橡树就是诗人心目中男人的形象,华雪的大树则更加丰满伟岸,而荷尔德林诗里的橡树简直就是众神的象征。

华雪的大树,色彩斑斓,意象雄浑,令人联想到佛陀在下面盘坐说法的枝繁叶茂的菩提,柬埔寨吴哥那棵把寺庙抱在怀里的神树,青城山那棵根植于亿万年沧海沉积岩上的千年银杏,还有瑞士巴塞尔莱茵河畔那棵古老的椴树(椴树德语为 Linde,译界前辈也有人把它翻译为菩提树),富有厚重的象征意义。

作为曾经的记者,华雪在诗中写下了这个职业,心中甘苦参半。记者固然有过无冕之王的风光,也有过歌功颂德,但是“太史公也算是记者的先祖吧 / 最终是要被官掉的……”其中意味深长,不过诗的首句“从前,人们看到的天鹅是白色的 / 后来却发现天鹅也有黑色的。”立刻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令人忍不住读下去,读完令人掩卷深思。

还是回到华雪的诗行吧,什么对词语的把握,什么意境,什么结构,什么现代性与思想性,都不用一一点评了,慧心的读者自有评判。

只是觉得,华雪的诗可以用《二泉映月》中的几行加以总结:“我有我的光明世界啊 / 我创作了世界上最震撼人心魄的声音 / 不信你听你听”阿炳的音乐如怨如诉,黑暗中光明普照,期待人们欣赏。而华雪的诗却洋溢着激情,虽然其中也有淡淡忧伤,却早已走出李清照们的凄凉。

诗人在这部诗集的底页上写道:“一定要为冲动留下点什么, / 让诗歌为冲动买单, / 就是最好的回忆。”是的,华雪的诗来自她金融工作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次次冲动。正是这些冲动催生了诗人的灵感,激发出一颗尚未被尘世俗物遮蔽的精神。

作者说每一首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场景,这部诗集作证了诗人的生命。